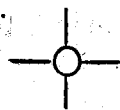


# 感 雜



\*\*\* 葉 天 正 \*\*\*

一年級的時候，往來於普通教室與新生大樓之間，不知到安全島上一歇。上學期末，看看杜鵑花又開了，方驚於坐草地的日子已無多。又是一句「早知道……」。大一時空閒的晨光真該多來坐坐。看著花開花落，一、二年級的同學認識不了幾個，自己却到了要「繞校一周」的時候，要說沒有一點感觸也是很困難的。不論如何，自己總在這四年裏得到一點東西——各方面的。我們儘管可以寫出成打的章條舉出這裡那裡應該改善，那裡這裡值得挑剔，倒底光是說而自己不做一點是不太有道理的，何況這裡「可愛」的事還更多些。哥哥唸台大的時候還不知道會有體育館和活動中心，現在我們却還有研究圖書館和游泳池（值得自慰的中子加速器室當然不在話下），如果心裡滿足一點的話，一切不是夠可愛的嗎？男士們還有一件更可愛的事——女同學越來越多了。

大一時發來的「軍訓」服，料子不好看，式樣不合身，還纏著近視眼不戴眼鏡就可以看得見的六個大字，真真皺了一下眉頭，媽媽說你嫌這六個字太大了不好看，人家想穿還穿不着呢。心裡雖然覺得說得是，這件衣服還是只有在上軍訓時用一用，做實驗時套一套，要穿它真是不容易，掛在衣櫥裡看起來多一件行頭，其實是用來罩罩別的衣裳的，制服有知相惜亦不免彈淚嘆嘆一番。

四年下來，問問自己倒底唸過幾本書，唸完幾本書，唸通幾本書？結果自己却不敢回答。時間都到那裡去了？唱歌去了、聊天去了，還是讓自己的思想翱翔到那不着實際的地方去了？有個學期平均成績在班上還不壞，也拿了幾文錢！知道分數時是頗樂的，想來想去全身都冒起冷汗來，自己肚子裏真有多少料呢？能賣得起那麼高的價錢嗎？那種感覺可也不太好受。一年級時有人見我不太嗜書，也沒戴眼鏡，說我不像物理系的，心裡還頗得意，現在想想那時候也著實幼稚了些，一記警鐘尚敲不醒，奈何！奈何！

四上期末考還沒開始，可是畢業兩個字已經包圍過來了，畢業旅行、畢業照、畢業紀念冊、畢業感言……等等等等，熱衷畢聯會的人到處貼條子，末了每人發一張單子、白紙一張，上印黑字，有空格四十，下面解說如下：「畢業感言，務須填寫……，切勿任留空白。」

好個命令語態，本來還沒有感言，這時是滿腦子感言，我寫的是：「畢業者，拍照、繳錢、被迫寫感言是也！」同窗諸兄有同感否？

根據上了這幾年課的心得，上課時學生可分五類：1. 甚表同意（打瞌睡）2. 不以為然（別人的習題在左邊，自己的習題在右邊，翻版之）3. 毫無表情（專心聽講）4. 漠不關心（自看自的）5. 小組會議（互相討論）。有興趣的同學再去慢慢觀察吧！

人常有個毛病，好自作聰明，好作測、好不探究、好作傳播、好原諒自己，常常自己犯了毛病而不自覺。所幸書讀得越多，犯毛病的機會也越少。舉幾個一般人犯的毛病看看，便知道情況有多嚴重。其一：「那盒子是什麼東西作成的？」「化學作的！」發明這個說法的人真是少有的天才。其二：有人問我「原子算不算物理？」「你們四年級是不是都唸『物理？』」我現在還不會回答。其三：某醫院遺失放射性物質的事情相信大家記憶猶新，報紙稱之為「鐳錠」，請問您知道究竟是什麼東西嗎？不知是否為記者發現的新元素。不唸科學哲學的人不習慣想「是不是」，而一般人却只喜歡知道某明星的什麼金錢桃色糾紛而不喜歡多方面知道些新的知識。無怪愛因斯坦說不能把知識限制在一小群人當中，否則便削弱了民族的科學精神及導致心智上的貧困。我常常想不透的是我們這些「攪」科學的在這個時代扮演的是什麼角色，而後面的佈景更是無奇不有，我知道有個人愛吃豆腐乳，他說豆腐乳可以治癌症，我是不是該說這是化學作的？

在大學裡頭最值得傷心的是身體愈弄愈虧了，騎了摩托車後再要我從校門口走到新生大樓，不用說別的，心裡已經把它看成一段長遠的路程，能不走便不走吧，四肢如此退化下來，焉得不虧！想當年初三的時候還有四個人踢全場小型足球的豪氣，大二時也還能跑出四百公尺六十二秒的紀錄，可是如今連踢踏舞也跳不了半個鐘頭，最驚人的是腹部的脂肪已有開始囤積的趨勢，如何能不令人搖頭嘆息，聊以自慰的是鼻子上還沒有架上兩片玻璃，比起敝系的慘狀來——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好像有那麼幾個人在糾正牙齒的）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碰到親戚朋友長輩，問起話來好像代公式。「哦！

「你唸大學了，幾年級啊？」四年級「噢！快畢業了，好好快快！你爸爸媽媽真有福氣。」嘻嘻「在什麼學校啊？」台大「台大！台大好學校，唸什麼系啊？」物理系「呀！物理系好喂，出國容易呀！」那裡那裡「你準備什麼時候出去呀？」……下面我想你們也接得下去，絕對是不止一次以上的經驗。還有一種是：「畢業有什麼打算啊？」當然是服兵役囉「我是說出國留美。」也許，出國進修可能看得多一點、進步快一點「對對，唸物理非出去不可(注意到非出去不可)，在國內沒有發展，有沒有申請學校啊？」如果申請的話那要在服兵役的時候才行「哦！還要等一年哦！」——好像比我自己還急，也好在沒有鼓勵我去洗盤子。儘管我們你們都不喜這種對白，可是考托福的考托福，考GRE的考GRE，似乎被人擁著向前走；物理系仍然是聯考的熱門，大家也是一批一批

地坐飛機，也無怪乎別人都這麼想，又能怪誰？現在能發誓將來「一定」會回來的（不包括來此兜個圈子又「回」美國的人）不知能找出幾個，這是唸物理系的光榮還是唸物理系的悲哀？講起來各人有各人的環境，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和若衷，無法說誰對誰不對。說不定有人要問我，你出去了回不回來呢？不論我的答案如何，一定有人不相信，因為我們無法把全世界現在的運動方程式寫出來解出來，誰敢說將來是怎麼樣的？綜而言之，言而綜之，只望若干年後不再有人叫人才外流，予願足矣。

浪費了一大段篇幅，也許有人認為不值半文錢，管他的！快要以系友的身份再見「時空」了，讓我們祝福她吧！

——（完）——

## XXXXXXXXXXXX流浪曲XXXXXXXXXXXX

### 棟

是春，是原野，是無花萼的蔭影，  
獻祭的烟中映出，  
聳立的長柱；  
大地已寂然，藍啊，  
織著山色，織著杜鵑，  
還有那隻古老的蝴蝶。

天國響在桑都嘉優波尼沙土經裏，  
婆羅門就是沙提亞，  
他們說：河水來自——  
遙遠，遙遠的天上，  
從那深深的眸裏滴下  
長長的一串。

七月的火，  
八月的焰，  
蝕盡一片片的雲彩；  
一隻鳥停在河中白白的碎石上，望著  
一點黑影逝在遠方。

### 二

雨，滴到髮上、肩上，滴到創口上  
滴一片灰白的影子，喚起

### 棟

一聲悲歌，  
終止在太陽的炙焰，  
幻想那是雪花，呵，清涼！然而——  
是鹹雨，白白的結晶，白如  
雪的外衣

那隻鳥從側方飛來  
匆匆打一個五彩的環結於樹梢，  
拋下一粒果實，  
又在暮色中飛起。

星光閃閃，閃落無際森冷，  
照出遠行者的一襲袈裟，  
照出漸遠的荒涼，照出  
四面悽然黑暗的影子。

千仞羣山的雪頂初裂出霞影，  
露珠在林中藤葉間閃著，  
而漣漣水波，  
猶如悠悠琴韻，  
漂蕩，漂蕩，又升向蒼穹，  
片片菩提樹葉波動於水面，啊，  
水面層層光蕩，